

## 第三場

時間：三天後的白天

人物：淑芬、博淵、韋庭、德亮、秋嫻、育輝、醫生、護士

地點：醫院病房

場景：同第二場

△ 燈亮時，博淵和秋嫻各自坐在左右舞台的輪椅上。

△ 突然左舞台傳來合唱「生日快樂歌」，醫生和護士推著蛋糕從左舞台上，德亮和育輝也坐在輪椅上緩緩隨出。

△ 秋嫻和博淵一付訝異的神情……

秋嫻：你們這是……？

育輝：姐，妳忘了？今天是妳的生日耶。雖然以前妳都會請我們去妳家吃飯，不過……在醫院過生日也蠻新鮮的！

秋嫻：我的生日？可是我連自己叫什麼都想不起來，別說是生日了……

德亮：（拿出一張身分證）秋嫻，妳瞧，這是妳的身分證，妳叫吳秋嫻，我是妳老爸，名字寫在父母欄裡，我叫吳德亮。

育輝：對呀！妳看仔細了，妳生日正好是今天呢！妳不用懷疑啦，妳自己的相片錯不了吧？

秋嫻：相片裡的人是我沒錯！那我真的叫吳秋嫻？可是這配偶欄裡怎麼寫著莊博淵？誰是莊博淵？

△ 德亮和育輝望向博淵，博淵以為說的是別人，回頭一看，卻不見任何人。

博淵：你們是說……我是莊博淵？不會吧？

△ 秋嫻與博淵互望著，目光中充滿了困惑與好奇。

醫生：不管怎麼說，這蛋糕是我們醫院的一點心意，祝壽星吳秋嫻小姐生日快樂。

護士：蛋糕你們自己切，我們還有事先走了——

△ 醫生和護士從左舞台下。

育輝：我來切——姐夫呀，一起來呀——

△博淵欲過去，右舞台突然傳來淑芬的聲音。

淑芬：（OS）沒出息——

△眾人回頭時，見淑芬和韋庭坐輪椅從右舞台出。

德亮：親家母，妳這是什麼意思？好歹他們是夫妻，妻子生日老公吃塊蛋糕怎麼叫沒出息？

育輝：是嘛，我姐生日大家同樂嘛，韋庭，我先切一塊給妳！

韋庭：不用，你留著自己吃吧！

淑芬：都要離婚了，還有心情吃生日蛋糕？博淵，媽不是鼓勵你離婚，但是男人當家作主，總要有自己的尊嚴。

韋庭：對呀！我早就看不慣大嫂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咦？哥，你怎麼不說話？

博淵：我該說什麼？我什麼都是空白，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叫莊博淵！

韋庭：這怎麼假得了？你是我哥哥，昨天不是給你看過自己的身分證了？

淑芬：醫生說你得了失憶症，不過你只要靜心地休養，不要再受任何刺激，尤其不要吃太油膩的東西，像蛋糕這種垃圾食物，很快就會痊癒的！

德亮：喂，妳講話愈來愈不客氣了，我是一番好意，妳怎麼可以拐彎抹角地罵人？

韋庭：我媽什麼時候罵你了？你不要含血噴人！

育輝：韋庭，我爸不是這個意思——

韋庭：那是什麼意思？你姓吳，當然替你們家說話！

德亮：妳這丫頭伶牙利嘴？我說一句，妳就回了三句，真是目無尊長，也不知道家長是怎麼教的？

淑芬：你才口無遮攔，語無倫次！（怒）

韋庭：媽，妳生氣的樣子好神勇——

淑芬：我現在終於知道妳哥哥怎麼會娶到這麼一個刁蠻的妻子，原來是這樣一個沒修養的人調教出來的！

## 第三場

德亮：妳……妳敢說我沒修養？妳才道德腐敗！

淑芬：你無理取鬧，不可理喻——

育輝：爸——別說了——

韋庭：媽！妳少說兩句——

△ 育輝和韋庭各自勸著自己的父母，但德亮和淑芬的聲調卻愈來愈高——突然傳來秋嫻 怒吼聲——

秋嫻：不要說了，你們不要說了——

德亮：秋嫻……這一切都是為了妳——

秋嫻：不要說了——你們走……我拜託你們讓我靜一靜好嗎？

育輝：可是——姐……

博淵：你們走吧！

淑芬：博淵，你聽我說——

博淵：（怒吼）走！妳們也走！

韋庭：哥，你怎麼可以對媽這樣說話？

博淵：妳也走——

△ 德亮、育輝、淑芬和韋庭，見博淵像凶神惡煞，四人嚇得急急從右舞台下。

△ 舞台上只剩秋嫻和博淵。博淵想對秋嫻說什麼，卻發現秋嫻在低聲啜泣……博淵有些惶惶不安卻又不知所措，只有忐忑不安地望著秋嫻——

△ 半響秋嫻拭去淚水，抬頭正好看見博淵正在望著她，秋嫻從心底湧起一股羞澀與不安——

博淵：他們……他們都走了——

秋嫻：剛才我失態了，我沒有想要趕他們走的意思，我好像不應該這樣對他們說話……

博淵：不！失態的人是我，我也不想趕他們走，可是我真的只是要幫助妳！

秋嫻：幫助我？

博淵：不如說也是幫助我自己。妳瞧，他們都走了，四周好安靜，

妳剛說妳想靜一靜的，其實我也是這樣想耶——（突想到什麼）哦，對不起……

△ 博淵轉身欲離去……秋嫻喚住了他。

秋嫻：等一等，你要去那兒？

博淵：妳需要靜，而我卻在妳身邊嘮嘮叨叨，那我跟剛才那些人有什麼差別？所以我還是迴避一下——

秋嫻：不！請你留下來——

博淵：妳確定？

秋嫻：剛才那些人真的是噪音，可是……你雖然也講了很多話，但你的聲音蠻好聽的！

博淵：謝謝妳的誇獎……這些日子來，妳剛說的話才讓我有種熟悉的感覺，好像……這些話我以前聽過——

秋嫻：我只是把心中真正的感受說出來，除了這樣我還能說什麼？我好像單獨一個人站在宇宙的某一處，四周全是黑漆漆的，我不知道我從那兒來？要往何處去！過去是一片漆黑茫然，未來更像個無底黑洞。我不敢往前踏出一步，深怕會掉入可怕的漩渦中——

博淵：坦白說，妳說的正是我心裡的話，儘管四周的人一直在告訴我我是誰？但他們說的我一點印象也沒有。甚至懷疑我們為什麼會在這兒？

秋嫻：剛剛你也聽見了，他們說你是……我的配偶！

博淵：我雖然不記得過去，但我確定的是我絕對沒有這種福氣！

秋嫻：你是說……

博淵：這幾天我仔細地觀察過妳，妳是一位很細心的人，妳很容易發現別人的優點，這種發別人優點的優點，正是妳的優點！

秋嫻：你……你好會說話……可是我還是無法了解你剛才那句話的意思。

博淵：如果我有妳這麼聰慧美麗的……配偶，我怎麼可能跟妳離

## 第三場

婚？

秋嫻：可是……如果不是，他們為什麼要這麼說，還說我們是為了去律師那兒才發生車禍的！

博淵：這……為什麼他們要這麼說？妳說，這會不會是一項陰謀？

秋嫻：陰謀？什麼陰謀？

博淵：我也不知道……可是妳想想，他們好像什麼都知道，我們當事人反而像傀儡一樣，他們說什麼我們就是什麼？當然說我是妳……配偶這件事除外！

秋嫻：如果真如你說的是陰謀，那這是什麼陰謀！

博淵：我真的不知道——唉呀，愈想頭愈痛，我看還是暫時不要談這些事——

秋嫻：那……我們談些什麼？

博淵：不一定……妳知道嗎？跟妳在一起什麼都不要說，也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 秋嫻的心情像個初戀的少女，羞澀矜持的表情。

秋嫻：你別胡說……我對你……我真的一點都想不起來，雖然好像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也許那是前輩子的經驗吧？

博淵：其實我們可以把這些感覺先拋到一邊，我們可以重頭再來……我是說……也許我們可以作很好的朋友。

秋嫻：但我對你一點都不了解，甚至我也不了解自己。

博淵：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妳的感覺，妳剛剛不是把心中真正的想法講出來嗎？這才是最真實的！

△ 秋嫻似乎被博淵說服了，雙目深情地望著博淵。

秋嫻：可是這樣會不會很荒謬？他們說我已經嫁了人，而且我們要離婚。對了……

△ 秋嫻突然想到什麼，從口袋拿出一封信。

秋嫻：你瞧，這是我的……配偶寄給我的存證信函……這件事是無法否認的！

博淵：寄信人是莊博淵，可是我根本不覺得自己是莊博淵。妳呢？

妳承認妳是吳秋嫻嗎？

△ 秋嫻搖搖頭。

博淵：這就對了，這是另外的人，這一男一女跟我們無關，所以我們就不要理這件事了——

△ 博淵取過那封存證信函，將它撕碎。

秋嫻：這樣真的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嗎？

博淵：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這種魔咒，坦白說，要不是我們現在坐在輪椅上，我還想立刻帶妳離開這兒呢？

秋嫻：聽起來好像很美，可是如果我們現在離開，你要帶我去那兒？

博淵：對呀……我甚至不知道我住那兒。不過妳放心，這個世界那麼大，一定有我們容身之地的。

秋嫻：你知道嗎？你現在說的這些話，以前我好像也曾聽過，只是現在一時想不起來，不過我不介意你多講幾次，我蠻喜歡聽的！

博淵：我也是把真正的感覺講出來，希望妳不要介意才好！

△ 秋嫻正想說什麼，突然感到一陣乾嘔……

△ 博淵一時錯愕繼而尷尬。

博淵：我是不是說得太噁心了？對不起……可是我希望妳了解，我剛剛說的話都是真心的——

△ 秋嫻又是一陣乾嘔，博淵突然發覺情況有異。

博淵：妳……妳怎麼了？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我立刻叫醫生來——醫生——醫生——

△ 博淵推著輪椅往左舞台呼喊。

△ 醫生和護士急急從左舞台上。

醫生：發生什麼事？

博淵：她……她一直要嘔吐，是不是腦震盪？

醫生：哦？是她？放心啦，你們都很幸運沒有腦震盪的跡象，更幸運的是有人懷孕了，發生這麼大的車禍，胎兒竟也安然

第二場

無恙——

博淵：懷孕？你說誰懷孕？

護士：她呀！連自己太太懷孕都不知道？

秋嫻：妳說我？我懷孕了？

△ 眾人訝異表情

△ 轉場音樂起

△ 燈暗

時間：五天後的白天

人物：淑芬、博淵、韋庭、德亮、秋嫻、育輝、曼莉、東興

地點：醫院病房

場景：同第三場

△ 燈亮時，眾人以輪椅圍成半圓形。從每個人的表情看來似乎已經商議過什麼，而且沒有達成什麼結論。

淑芬：不管誰有什麼意見，我還是堅持把孩子生下來再討論離婚的問題。

德亮：親家母，妳這未免太現實了吧？現在知道咱們秋嫻肚裡懷著孩子，立刻改變主意了？告訴妳，孩子在誰那兒就歸！

淑芬：那可由不得你！你女兒嫁我們莊家，將來生的孩子是姓莊。大人怎麼想我不管，孩子是莊家的骨肉誰也改變不了。

德亮：笑話！妳忘了他們都要離婚了，還會要個孩子嗎？離婚後，每個人是個體，孩子現在還在我女兒肚裡當然屬於她！

韋庭：可是他們還沒離婚！在法律上還是夫妻，當然孩子屬於我哥哥。

育輝：韋庭我是贊成妳的看法，可是生孩子的事好像是兩個人的事，單單屬於某一個人似乎不太合理吧？

韋庭：你什麼意思？難不成要把孩子分成兩份你才認為合理？

育輝：當然不是，我是這樣想……為什麼我們兩家今天會在這兒？

韋庭：廢話，當然是車禍！要不誰會喜歡呆在醫院？

育輝：但妳有沒有仔細想過，為什麼會發生這場車禍？

韋庭：你是小學生呀？不小心開車當然會發生車禍！

育輝：（搖頭）我認為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在姐夫和姐姐要離婚之前的重要時刻，突然用車禍讓一切都靜止下來！

韋庭：哦？那我請問你，上天為什麼要這麼做？

育輝：給大家反省的機會呀！

韋庭：看不出你還會有這麼細膩的想法？



## 第四場

育輝：妳過獎了——

韋庭：不過我認為該反省的人是你們！別忘了今天會挑起這場紛爭的是你姐姐，解鈴還得繫鈴人，憑什麼我們得陪你們反省？

育輝：這……這不能只怪一方呀！

德亮：育輝，你別這麼婆婆媽媽，幹嘛那麼沒骨氣？也不想想今天大家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到底是誰的責任？

淑芬：這還用說嗎？當然是你們的責任！

德亮：妳這老太婆，講不講理？

淑芬：你這老頭子，你才不講理！

博淵：好了，不要吵了——

△博淵突然大吼，眾人嚇了一跳。

博淵：我實在不懂你們到底在吵什麼？

淑芬：博淵，你看不出我們爭執的全都是為了你！

博淵：為了我？你們說的我全一頭霧水，還說是為了我？好！就算為了我，我自己的事為什麼要由你們來替我爭執？

淑芬：因為……你喪失了記憶，你什麼都不記得了，媽不出面，你一定被他們吃得死死的！

博淵：我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嗎？可是這有什麼不好？我覺得是好像失去了什麼，但也覺得什麼都有！起碼我不必跟任何人爭吵！

韋庭：哥！你太過份了，我們是為了你才爭吵的耶！你現在突然變成了大聖人？我們反而是罪大惡極？

育輝：對呀！姐夫，韋庭說得不錯耶！

博淵：那麼你也確定她肚裡的孩子是我的骨肉？

育輝：這……這還會假得了嗎？

德亮：博淵，你這話什麼意思？你懷疑孩子不是你的？意思是我女兒在外面偷人？

博淵：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覺得本來一切都很安祥，可是你們卻一再地製造問題……而這些問題卻跟我一點關連都

沒有——

德亮：秋嫻，妳聽到了沒，這小子終於露出真面目了，現在翻臉不認人，得了便宜還賣乖，秋嫻，妳總該為自己說兩句呀！

秋嫻：我該說什麼？其實我的想法跟他一樣！你們一直爭執，還口口聲聲為了我，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們究竟在爭什麼？

德亮：現在爭的是孩子！秋嫻，不管妳忘記多少，但肚裡的孩子是事實！醫生的話妳能懷疑嗎？

秋嫻：那你確定這肚裡的生命是我跟他生的？

德亮：這問題問得好蠢，當然是！你們是夫妻耶！

秋嫻：既然是夫妻，為什麼還要爭執？

育輝：姐！因為你們要離婚！

秋嫻：結婚……離婚……這些都是人生裡重要的事，我真的都經歷過嗎？如果是，為什麼我一點印象都沒有？我甚至不知道肚裡的孩子什麼時候有的……

△ 秋嫻表情哀怨，博淵過去安慰她。

博淵：不要難過了，不管他們說的是真是假，妳要面對的是未來，過去的就讓它完全過去吧——

秋嫻：坦白說，在這兒我愈來愈茫然，要不是你這麼處處護著我，我還真不知該怎麼活下去呢——

博淵：別這麼說，我們兩人的處境相同，只有我們能了解彼此。不管我是不是妳的……配偶，我還是會照顧妳的。

秋嫻：可是他們說我們要離婚，那表示……我們的婚姻糟透了。你說會是誰的錯呢？

博淵：妳在我眼中是完美無缺的，當然不是妳的錯！那會不會是我？

秋嫻：（搖頭）你這麼善解人意，這麼體貼，這麼了解我，我也是絕不相信是你的錯。

博淵：我也是這麼想，現在我們有了一個共識，他們說的莊博淵

## 第四場

和吳秋嫻一定不是我們！

秋嫻：我同意！可是如果不是他們，我們又是誰？

博淵：這……我們是現在的莊博淵和吳秋嫻。

秋嫻：這有什麼不同嗎？

博淵：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是他們口中又愛賭博的吳秋嫻和愛喝花酒的莊博淵！

△ 此時右舞台傳來一名女子的聲音，花名曼莉的歡場女子從右舞台上。

曼莉：博淵——博淵，我終於找到你了——

△ 眾人訝異地望著曼莉走到博淵身邊。

博淵：妳……妳究竟是誰？

曼莉：我是曼莉呀！怎麼幾天不見你就裝作不認識我？那天晚上你來捧我的場，你答應以後要常來的，可是第二天起都沒看到你的影子，我心裡好急，好埋怨，四處打聽，最後才問到你的同事，他們說你出車禍了。

秋嫻：她……她說的是真的嗎？

博淵：她一定認錯人了，我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曼莉：博淵，你怎麼講這種話？你可知道，當我知道你出了事，心中多麼著急？好不容易打聽你住這家醫院，你竟然狠心說我認錯人。

博淵：我想這一定是個誤會，他們都說我是莊博淵，可是我覺得妳們說的是另外一個莊博淵！

曼莉：你……

△ 曼莉見秋嫻好奇地望著自己，突然恍然大悟。

曼莉：哦，我知道了，這位一定是嫂子秋嫻——

秋嫻：少來，誰是妳嫂子？

曼莉：博淵那晚喝多了，他一直抱怨說他太太喜歡賭，他回家找不到人，心頭悶，所以就到我們那兒喝酒解悶啦！

秋嫻：妳們那兒又是什麼地方？

曼莉：反正是男人去的地方就是啦！

△ 曼莉將博淵的輪椅推至一邊……

曼莉：博淵，因為你太太在身邊，所以你不承認對嗎？其實不應該怪你裝糊塗，應該怪我太糊塗！

△ 淑芬和韋庭急急趕來。

淑芬：喂！妳這個女人幹嘛跟我兒子過不去？就算妳跟他有交情，也不應該這時候來找他呀！

韋庭：對呀！而且我真懷疑，我哥怎麼會看上妳？

曼莉：小丫頭妳說什麼？

韋庭：我是看我大嫂不太順眼，但跟妳一比較，我大嫂反而就順眼多了——

△ 育輝和德亮也來湊熱鬧——

育輝：韋庭，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這曼莉小姐也是多情的人，他的同事都沒她這麼熱心。

韋庭：沒你的事你少插嘴！

德亮：親家母，這下妳沒話可說了吧？妳兒子在外面花天酒地妳不承認，現在女人都找上門了，妳承不承認自己教子不嚴？

淑芬：這……這位小姐，請妳現在立刻離開！妳再在這兒損壞我兒子的名譽，我會上法院告妳！

曼莉：告我？妳這叫惡人先告狀！

淑芬：什麼？好！妳不走，我馬上通知醫院警衛！

曼莉：不用妳趕我自然會走！只要你們把這簽單的帳給付了，我馬上走！要不然，不是你們告我，而是我告你們——

△ 韋庭接過簽帳單，一看嚇了一跳——

韋庭：啊？三萬陸千元？哥，你真的去那個地方喝了三萬多元？

淑芬：怎麼喝的嘛？一瓶XO也不過二千多，難道你一個晚上喝了十多瓶？

博淵：我……我沒有……我甚至不認識這個叫曼莉的女人！

## 第四場

△ 曼莉一把搶過韋庭手上的簽帳單。

曼莉：什麼？莊博淵，你竟然敢過河拆橋？你在床上怎麼對我說的？你說你受不了家裡的黃臉婆，你要跟她離婚然後娶我，現在你竟然說出這種狠心的話？

博淵：我對妳一點印象都沒有，妳叫我怎麼承認？

曼莉：難道你要逼我說出你下面的特徵？哼！現在的男人非得用這招是不會就範的！

淑芬：這……這太丟人了——

德亮：親家母，妳無話可說了吧？

淑芬：（痛苦）博淵呀博淵，媽萬萬沒想到你竟然不學好，為什麼要去那不三不四的地方？枉費我跟親家據理力爭，因為我一直相信我的兒子是個堂堂正正的男人……

韋庭：哥——為什麼你還不認錯？你可知道這樣多麼傷媽的心？我一向以為自己有個端正的好哥哥，沒想到你竟然對不起大嫂——

博淵：我……我該說什麼？

秋嫻：如果這一切不是真的，為什麼這個女人會來找你？我懷疑你是不是個騙子？

博淵：不！妳千萬不要誤會！只是我腦海中真的沒有任何印象！

曼莉：好了，別說那麼多了，莊博淵，這筆帳是我替你背書的，你不還難道好意思我替你還？只要你還了錢，我們還是可以從頭再來……

△ 曼莉上前挑逗著博淵，秋嫻似乎看不下去了，推著輪椅逕自往右舞台離去。

△ 博淵發現了，急急呼喚追趕。

博淵：吳秋嫻——等一等——

△ 秋嫻停下來，訝異回頭。

秋嫻：你叫我吳秋嫻——我真的叫吳秋嫻？

東興：（OS）妳是叫吳秋嫻——

△ 右舞台傳來東興的聲音，眾人訝異回頭。廖東興從右舞台走上，手上拿著一束花。

東興：我找得妳好苦哦——

秋嫻：你是誰？你找我幹嘛？

東興：吳小姐，妳真是貴人多忘事，前幾天我們才一起在林太太家打牌，怎麼現在就不認識我了？

秋嫻：打牌？我什麼時候去打牌？誰是林太太？

東興：喲？翻臉比翻書還快？哦，我知道了，聽說妳是發生車禍，一定是驚嚇過度才會這樣子，沒關係，妳先好好靜養，這束花是我送給妳的！

秋嫻：你……為什麼要送我花？

東興：人生難得會遇上幾個知音嘛！其實上次妳在牌桌上告訴我，妳老公整天在外花天酒地，妳才會出來打牌消遣，那時候我就深深同情妳。

秋嫻：我真的講過這些話嗎？

東興：我還想應該找個時間好好安慰妳，沒想到妳就出車禍了——

△ 德亮和育輝焦急趕到秋嫻身邊。

德亮：喂……這位先生，你認錯人了吧？我女兒怎麼可能去打牌？我的家教嚴得很，你再胡說八道，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東興：哦，原來你是秋嫻的爸爸。失敬失敬！見到秋嫻時，我就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算來你是我無緣的丈人——

育輝：你究竟是誰？

東興：我忘了自我介紹，失禮了。我叫廖東興，是秋嫻的牌友兼知己。

△ 原本洩氣的淑芬及韋庭，見機不可失，也急急過來湊熱鬧。

淑芬：（諷刺）牌友兼知己？親家公，你自己全聽見了，說什麼家教好，原來沒事四處去打牌，打牌不打緊竟然把男人也

## 第四場

勾引回來了——

德亮：妳胡說什麼？

淑芬：我胡說？你問自己女兒呀？

育輝：我姐姐絕對不是這種人。姐，妳快說呀！

秋嫻：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育輝：你們聽，我姐說根本沒這回事——

韋庭：單方面不承認怎麼行，你應該叫你姐姐拿出證據來證明她的清白。

秋嫻：我實在不懂，為什麼你們一直替我製造問題？難道這些問題以前真的存在我身上嗎？

博淵：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他們設計來迫害我們的，我相信妳！

秋嫻：真的？

博淵：（點頭）他們對我的指控我全然沒有印象，我有種被誣陷的感覺！妳的感覺跟我一樣，對不對？

△ 秋嫻用力地點頭。

博淵：那我們為什麼還在這兒受罪？咱們現在就走——

△ 博淵示意秋嫻跟他走，但東興卻喚住她。

東興：等一等——

秋嫻：你……你想幹什麼？

東興：秋嫻，我是一番好意來看妳，妳總不能拒人於千里之外，那有說走就走？

博淵：你到底想怎樣？她已經表明根本不認識你——

東興：好！我好話也說盡了，既然大家翻臉不認人，那我也只好說明來意了。

德亮：你到底想怎麼樣？

△ 東興不疾不徐地取出一張借據。

東興：我不想怎麼樣，只要秋嫻立刻還錢，我廖東興馬上掉頭走人。

△ 育輝趨前看了借據，表情錯愕。

育輝：什麼：欠你三萬陸仟元？

東興：一點也假不了，上面還有她的簽名和印章呢！這是她在牌桌上輸的錢。

德亮：秋爛，妳……

秋爛：我沒有，我真的沒有——

德亮：妳太讓我失望了，早知道妳一整天在外賭博，又欠人家這麼多錢，我還有面子來跟親家母爭論嗎？從小聽話乖巧的女兒，怎麼嫁了人就變了個人，秋爛，妳說，妳怎麼對得起我？

秋爛：我無法辯白什麼，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東興：好了，不要說了，不管妳們說什麼，只要現在付錢，我立刻走人！

曼莉：對！莊博淵，你想金蟬脫殼？告訴你！不把錢還我，你那兒也不能去！

△ 曼莉和東興分別上前攔住博淵和秋爛的輪椅——

△ 突然幕後傳來劇烈爆炸聲響，眾人訝異時，左右舞台已有白煙籠罩，緊接著是人聲驚惶，火光熊熊。

幕後：失火了——失火了——大家快逃呀——

眾人：失火了……大家快逃——

△ 東興和曼莉慌張地撞在一起，然後又各自從左右舞台逃逸。

△ 其餘六人的輪椅在濃煙中盲目地四處亂竄，不時地撞在一起……

韋庭：媽，妳在那兒——

△ 慌張的韋庭與育撞在一起。

育輝：韋庭，別怕，快跟我走——

△ 育輝帶韋庭從左舞台下

淑芬：韋庭……博淵……你們在那兒？

△ 手足無措的淑芬與德亮的輪椅撞在一起……

淑芬：啊？是你？你看到其他人沒？



## 第四場

德亮：唉呀……火勢那麼大，咱們快走吧！要不然會被噲昏的——

淑芬：沒見到韋庭和博淵，我絕對不走——

德亮：我也沒見到秋嫻和育輝呀！難道說我們都該在這兒等死——

淑芬：可是……

德亮：年青人手腳比我們俐落多了，如果我沒猜錯，他們一定逃出去了……（咳）

淑芬：（咳）你沒騙我？

德亮：我是喜歡跟妳抬槓，這生死關頭幹嘛騙妳？走！咱們快往這邊走——

△ 德亮與淑芬從右舞台下。

△ 濃煙中傳來秋嫻驚呼咳嗽聲。

秋嫻：（咳）救命呀——

△ 博淵的輪椅急急趕來……

博淵：（咳）快跟我來——

秋嫻：可是其他人呢？他們都去那兒了？（咳）會不會還在裡面？

博淵：（咳）我剛在四周繞了一圈，可是都沒見到他們的蹤影——  
我想他們一定都逃出去了——

秋嫻：可是……

博淵：走吧，再慢的話，恐怕我們也逃不出去了——

△ 秋嫻無奈欲隨博淵離去時，濃煙更濃，火焰更烈，在兩人逃入濃煙中時，一根大柱倒下，濃煙中傳來秋嫻和博淵的驚呼聲——

秋嫻：啊——

博淵：啊——

△ 轉場音樂起

△ 燈暗

時間：接第四場時間

人物：淑芬、博淵、韋庭、德亮、秋嫻、育輝、醫生、護士

地點：醫院病房

場景：同第四場，只是火災後的醫院場景沒有那麼光亮，四周因火災遺留著處處焦黑。

△ 燈亮時，德亮、育輝、淑芬和韋庭四人的輪椅任意地停在舞台上。他們似乎在等待什麼，不時用企盼的眼神望向左舞台。

△ 韋庭神色不安地將輪椅推向淑芬。

韋庭：媽……不要難過了，哥和大嫂一定會沒事的……

淑芬：妳還好意思說？一看到危險妳就只顧自己跑，也不想妳哥喪失了記憶，起碼妳也該想想還有我這個母親呀——

韋庭：對不起啦！當時四周都是濃煙，我都快嚇死了，育輝叫我跟他走，所以我……

育輝：對呀！親家母，韋庭是我救她的，妳不知道當時情況有多危急，我是冒了九死一生才將她救出來的！

韋庭：你還說！都是你啦！害我被人誤會是貪生怕死之徒！

育輝：我？我真倒霉，這樣做不對！那樣做也不對！如果我什麼也不做是不是也不對了？

淑芬：其實我也不是怪你們，好在這場火警雖然來得快，我們兩家人都還平安，只是博淵和秋嫻……

德亮：醫生說他們腦部受到撞擊，雖然昏迷過去，但應該沒有什麼大礙。

淑芬：昏迷過去，怎麼會沒有大礙？你不是一向自認條理分明的嗎？怎麼現在說話又自相矛盾了？

德亮：我……我是在安慰妳嘛……

淑芬：安慰我？那不是表示博淵和秋嫻他們情況很糟糕？

德亮：不……我又說錯了……

育輝：爸……我知道你也很耽心姐和姐夫的安危，可是你又不忍看

## 第五場

親家母著急對嗎？

德亮：唉……育輝，你長大了……不錯！我怎麼會不耽心女兒和女婿的安危，只是我從來不曾這麼無助，明知道自己的親人有難，但卻只能在這兒焦急。

△ 淑芬似乎也有相同的感觸，她將自己的輪椅緩緩推向德亮。

淑芬：我第一次發現原來我們的想法和感受也有相同的時候。

德亮：其實我早就發現了，只是我們太為自己兒女的立場去想，然後慢慢的我們就愈來愈對立了。

淑芬：好像是這樣……有時候想想，人生實在很荒謬，我們千方百計替兒女設想，到頭來事情還是一團糟！

韋庭：媽，妳在說什麼？

淑芬：沒什麼，我剛在想為什麼咱們會在這兒？

韋庭：是因為哥和大嫂……

育輝：對！要不是他們吵架說要離婚，這一切都不會發生的。

德亮：你們兩個也實在太不像話了，博淵和秋嫻現在還昏迷不醒在急診室急救，你們還在背後說他們的壞話？

淑芬：親家你別責怪他們，他們說的沒錯！我們過去好像都太任性了。其實只是一件小事，為什麼到最後都會弄得不可收拾？

德亮：對呀！夫妻吵架難免嘛！說不定我們不介入，小倆口第二天又如漆似膠了。現在想來，我還真後悔，不應該接了秋嫻的電話就趕著去興師問罪！

育輝：爸！我早說了嘛，你就是不聽！姐跟姐夫還沒結婚前也常常吵呀！

德亮：你放什麼馬後炮？你知道？那你為什麼也跟來淌這渾水？

育輝：我是藉機會來看韋庭的嘛！

韋庭：你說什麼？

育輝：沒有啦……我是說韋庭是唸社會學系的，而我是唸心理系的，我們可以就姐和姐夫的爭吵，作為一個個案的研究。

韋庭：耶，對呀！我也早就有這種想法呢！

德亮：好了啦！既然這樣，你們的研究成果呢？

育輝：還沒開始討論就已經來醫院了——

德亮：這不是廢話連篇？

淑芬：也許我也是太衝動了點！博淵心地不壞，就是偶爾缺少一些主見！從小就一直讓我耽驚受怕的，就是結了婚，我還是不放心。

韋庭：反正我和哥在你眼中是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你既然答應哥在外面住，卻又一天到晚去他家巡視，看大嫂有沒有作飯？衣服有沒有洗？家裡有沒有整理？

淑芬：丫頭，媽這樣做不對？

韋庭：你自己剛才不是說哥從小就缺少一些主見？你這樣一天到晚像影子跟著他，他更沒自己的想法了。

△ 淑芬欲言又止，緩緩嘆口氣——

淑芬：也許我真的錯了，但錯誤已經造成，事情演變到這種地步……我們該怎麼收拾？博淵和秋嫻他們會不會平安無事？

德亮：不要難過了，吉人自有天相嘛！既然今天大家有了共識，以後我保證都沒有爭執和誤會了。現在我提議我們一起為博淵和秋嫻祈禱吧！希望他們很快就會脫離險境。

△ 四人緩緩低頭默禱，左舞台走出護士，她將秋嫻的輪椅推出。

△ 秋嫻困惑地望著四人怪異的舉動。

秋嫻：爸——育輝？你們在這兒作啥？

△ 眾人嚇了一跳，抬頭見秋嫻已在面前。

德亮：秋嫻？你醒了？你沒事了？太好了！想不到禱告還真有效！感謝上蒼……感謝主，感謝菩薩……

育輝：姐……你不是……喪失記憶？

秋嫻：我喪失記憶？不會吧？（轉頭望見淑芬和韋庭，不免些許尷尬）媽……韋庭，你們也在這兒？

△ 淑芬急急將輪椅推向護士。

淑芬：護士小姐，你說……另外一個呢？我兒子他現在怎麼了？

## 第五場

護士：醫生還在幫他醫治呢——

秋嫻：媽，妳是說博淵他……還沒脫離險境？

淑芬：我們剛剛還在為你們祈禱，妳現在沒事了，可是博淵他……

△秋嫻心中一急，將自己輪椅推向左舞台。

△護士眼尖急急攔住她。

護士：耶……小姐，妳要去那兒？

秋嫻：我要去急診室。

護士：妳是不是掉了東西？真奇怪，我剛把妳從急診室推出來，妳卻又急著跑進去？小姐，妳不要為難我們醫護人員好嗎？

秋嫻：我沒這個意思，我只是耽心我老公的安危……

護士：妳耽心也救不了他，裡面有醫生在，妳就等在這兒，一有消息很快就會通知妳！

德亮：是啦，秋嫻，著急也沒用，我們還是一起為他祈禱吧！祈禱真有用，剛剛祈禱，妳就出來了，而且連失憶症都好了！

秋嫻：爸……我好耽心，萬一博淵有了三長兩短，那我該怎麼辦？

韋庭：大嫂，我記得妳跟大哥是吵著要離婚的，而且我們今天在這兒受罪全都是你們要離婚引起的，妳現在反而假惺惺關心我哥哥了？

淑芬：韋庭，妳少說兩句！

韋庭：我說的是事實嘛——

秋嫻：韋庭說得沒錯！這一切都是因為我而引起的……

淑芬：秋嫻，不要太自責，我想通了，博淵也許是一種反抗心理，所以他才會去喝花酒，妳千萬別怪他，要怪就怪我太溺愛他了——

秋嫻：媽，妳別這麼說！他喝花酒的事我早知道，可是我也有責任，我去打牌原先只是跟他別苗頭，但沒想到……

淑芬：欠人家一筆錢！

秋嫻：妳怎麼知道？

淑芬：人家都已經找到醫院來了……

秋嫻：其實我不是真的想打牌，我只是想氣氣博淵。我發誓，如果博淵平安無事，以後我絕對不會到外面去打牌！

淑芬：妳會這麼想我也很高興，博淵若知道，他一定也會很高興的！

秋嫻：護士小姐，我在這兒心神不寧，妳讓我去看看我先生好嗎？我只要在外面等，我知道這個時刻他最需要我在他身邊——

護士：好吧！我推妳去——

△ 護士推著秋嫻從左舞台離去，同時醫生也推著博淵的輪椅從左舞台上。（雙方從不同的翼幕錯開）

育輝：哇塞，姐好像變了個人似的！我從來沒見過她那麼柔情呢！

德亮：你看到的才是她的本性……

△ 德亮話未完，正好見到博淵。

德亮：啊？博淵？你……你沒事吧？

博淵：爸？媽……你們全在這兒？

△ 眾人面面相覷。

育輝：姐夫，你也恢復記憶了？

博淵：恢復記憶？難道我曾經喪失記憶嗎？

醫生：你跟你太太車禍時發生撞擊，頭部受損而喪失記憶，但在火災時又受到倒下的木樑撞擊而恢復記憶。

博淵：真的嗎？我怎麼都沒有感覺？

韋庭：哥，你實在太過份了，你跟大嫂為了芝麻蒜泥的事勞師動眾，害我們全住到醫院來。

博淵：我……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們常吵架，但沒想到這一次會鬧到這種地步。

德亮：博淵，我真的是忍不住要說你兩句！當初你要娶秋嫻的時候，你怎麼跟我說？說你會好好地照顧她，沒想到婚後你們三兩天就吵一次，你說你怎麼向我這個岳丈交待？

## 第五場

博淵：我……沒錯！我是在外面應酬喝酒，可是都是為了公事嘛！  
秋嫻她不聽我的解釋，每天跟我吵，最後索性家也不呆了，  
成天在外面打牌！

育輝：爸！不是說好不要再提以前的事嘛？幹嘛又挑起夫妻情結？

德亮：對……我忘了……博淵，算我剛才沒說！過去的咱們將它付諸東流，人應該往前看，不要往後看！我說的對不對？

△ 眾人點頭贊同，但博淵卻陷入一種痛苦的情緒。

博淵：不！今天難得所有的人都在這兒，我還是把話講清楚——

淑芬：博淵，有話出院後我們再找個機會說，在醫院不太方便。何況秋嫻現在又不在。

博淵：不！誰都不要阻止我！正因為秋嫻不在我才有勇氣說，你們說我曾喪失記憶，可是我卻覺得好像作了一場夢。

韋庭：哥，你夢見什麼？

博淵：夢見我還沒有跟秋嫻結婚的時候，我第一次看見她立刻被她的清純和柔情所吸引……

韋庭：你確定那個女人是大嫂？

博淵：我不知道……如果不是，那種欣喜的感覺為什麼那麼熟悉？

育輝：什麼感覺？聽起來好像很浪漫……

△ 博淵正想回答，發現護士不知何時推著秋嫻的輪椅出現在左舞台。

博淵：啊？秋嫻？

秋嫻：你剛說的話我都聽到了，育輝問你是什麼感覺，你怎麼不說了？

博淵：我……算了，有些事留在心裡反而是比較美……

德亮：對……咱們現在什麼都別說了，雖然歷經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以及皮肉之痛，但換得大家彼此的諒解，這也是值得的！

淑芬：親家說得對！一切都將雨過天晴了——

秋嫻：不！我要他說！

育輝：姐，妳幹嘛？我不聽了，姐夫，你不用說，我真的不想聽！

秋嫻：莊博淵，怎麼不敢說了？你想騙誰？被她的清純和柔情所吸引？說呀！把你那些風流韻事全說給大家聽呀！

韋庭：大嫂，妳不要激動，我沒聽錯的話，大哥說的那個女人是妳耶！

秋嫻：妳當然替妳大哥說話！如果是妳說的這樣，他現在怎麼不敢吭氣了？

博淵：秋嫻，妳不要無理取鬧！

秋嫻：你們大家聽聽，你們大家評評理。我無理取鬧，另外那個女人清純柔情。爸——你說，博淵這樣對我，這個家我還能呆下去嗎？

德亮：唉呀！妳就少說兩句嘛！剛剛妳是怎麼說的？博淵在急診室，妳不是心神不寧嗎？怎麼現在好了，妳反而又變了個人似的？

秋嫻：那不一樣！現在他沒事，我怎麼知道他以後不會再去喝花酒？

博淵：（怒）我受夠了——

秋嫻：你……你想幹什麼？

博淵：妳呢？妳到底想怎麼樣？

秋嫻：你不給我一個交待，我跟你沒完沒了——

△ 秋嫻上前抓博淵，博淵將她推開，秋嫻差點跌下輪椅，幸好醫生和護士扶住她。

德亮：博淵，你一向斯文老實，怎麼打起老婆？

秋嫻：爸，他打我，你快替我出口氣——

育輝：爸，我勸你別衝動，姐夫練過跆拳道。

德亮：你給我閉嘴！博淵，今天不給我一個交待，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博淵：爸！你聽我說！

德亮：我不聽，我親眼看到你把我女兒推倒在地，你不給我交待，我就告你傷害！



## 第五場

淑芬：傷害？親家，你這太言過其實了吧！

德亮：親家母，妳自己也看到了，妳給我們秋嫻評理！

淑芬：我看到你對我兒子咄咄逼人，還要我替你女兒評理？

韋庭：哥，你跟大嫂從家裡吵到醫院，累不累呀？

育輝：他們吵架又不是第一次，真煩——

德亮：不要吵，我們還是聽聽他們夫妻自己怎麼說？秋嫻，妳怎麼說？

秋嫻：我……莊博淵……我跟你沒完沒了——

博淵：是妳逼我的！

秋嫻：現在說這些已經沒有意義了，莊博淵，你聽清楚，我們完了！

博淵：完了？妳什麼意思？

秋嫻：我要離婚！

博淵：離婚？

△ 眾人大駭，沒想到事情又繞回到這個議題上。

德亮：秋嫻……怎麼沒吵兩句就要離婚？

博淵：媽——

淑芬：當父母的當然希望兒女的婚姻幸福，可是人活著就是爭一口氣——

秋嫻：媽，妳別怪我，我跟他離婚，也是爭一口氣——

博淵：好！離婚就離婚，誰怕誰？

△ 博淵斷然的決定，使得眾人又愣在當場。

秋嫻：莊博淵，你……好！既然我們都把話說明白了，現在就走吧！

博淵：去……去哪兒？

秋嫻：離婚當然是去律師那兒！

博淵：可是……我們現在在醫院！

秋嫻：不要找藉口，反正早也離，晚也離，大家何不痛快點？除非……

博淵：除非什麼？

秋嫻：除非你向我認錯，寫悔過書——

博淵：（怒）夠了，士可殺不可辱，吳秋嫻，我答應妳，咱們現在立刻到律師那兒！

秋嫻：去就去，誰怕誰？

韋庭：哥——我和媽跟你去！

育輝：姐——我和爸跟妳去！

博淵：好！兩家全部出動！

韋庭：可是……咱們這樣怎麼坐車？

博淵：咱們就推著輪椅去吧——

育輝：輪椅？哇，姐夫，你好「酷」！坐輪椅？

博淵：別嚕嘛，咱們走——

△ 博淵、淑芬、韋庭先行離去。

秋嫻：莊博淵，你會後悔的！

德亮：秋嫻，怎麼又變成這樣？不太好吧？

秋嫻：這個家我早就呆不下去了——咱們走——

△ 秋嫻先離去，德亮和育輝互望一眼，焦急跟去。

△ 醫生和護士嘆口氣搖搖頭。

護士：醫生，他們醫藥費付了沒？

醫生：他們還會回來的——

△ 尾場音樂聲中，夾雜汽車疾馳聲，突然傳出眾人驚呼聲及汽車撞擊聲。

△ 音樂持續

△ 燈暗幕下

△ 全劇終